

# 后汉书

文白对照

三

章惠康◎主编



《后汉书》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，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，描绘了东汉的社会、文化、民情与人物百态，「简而且周，疏而不漏」，「体大思精，信称良史」，是研究东汉历史的珍贵史籍。



华夏出版社  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# 后汉书

章惠康  
主编



华夏出版社  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## 后汉书卷四十一

### 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第三十一

第五伦字伯鱼，京兆长陵人也。其先齐诸田，诸田徙园陵者多，故以次第为氏。

伦少介然有义行。王莽末，盗贼起，宗族闾里争往附之。伦乃依险固筑营壁，有贼，辄奋厉其众，引强持满以拒之，铜马、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，皆不能下。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褒，褒见而异之，署为吏。后褒坐事左转高唐令，临去，握伦臂诀曰：“恨相知晚。”

伦后为乡啬夫，平徭赋，理怨结，得人欢心。自以为久宦不达，遂将家属客河东，变名姓，自称王伯齐，载盐往来太原、上党，所过辄为粪除而去，陌上号为道士，亲友故人莫知何处。

数年，鲜于褒荐之于京兆尹阎兴，兴即召伦为主簿。时长安铸钱多奸巧，乃署伦为督铸钱掾，领长安市。伦平铨衡，正斗斛，市无阿枉，百姓悦服。每读诏书，常叹息曰：“此圣主也，一见决矣。”等辈笑之曰：“尔说将尚不下，安能动万乘乎？”伦曰：“未遇知己，道不同故耳。”

第五伦，字伯鱼，是京兆长陵人。他的祖先是齐国的田氏，由于各位田氏迁移到京兆园陵地区的人多，所以，按迁移的次序为姓。

第五伦年轻时就意志坚定，具有善良的行为。王莽末年，盗贼乱起，家族及乡里的人都争着前往归附。第五伦便依靠险要的地形，牢固地构筑军事堡垒，一有贼来，总是鼓励众人，拉满强弓抵抗，铜马军、赤眉军的部下前后几十批，都无法攻下。第五伦开始时以营长的身份到郡尹鲜于褒那里，鲜于褒一见就觉得他与众不同，便让他做郡吏。后来，鲜于褒因事获罪，被贬为高唐县令，临走时，握着第五伦的手说：“遗憾的是彼此成为知己太晚。”

第五伦后来担任乡啬夫，他平均徭役赋税，能化解人们彼此结下的怨恨，得到民众的欢心。他自认为久做小官不能上达，就将家属寄居到河东郡，改换姓名，自称王伯齐，运盐往来于太原郡和上党郡，所经过的地方都不留下行迹，沿途人称他为道士，亲朋好友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

过了几年，鲜于褒把第五伦推举给京兆尹阎兴，阎兴马上招第五伦担任主簿。当时长安铸造钱币的人多奸诈作假，就任命第五伦为督率铸钱的掾官，管理长安市场。第五伦校正统一了衡器和斗斛，市场上不再有徇私和冤屈的现象，老百姓都心悦诚服。第五伦每次读到皇帝下达的文告，常叹息说：“真是圣明的君主啊，我要是能见到他，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。”人们都笑他说：“你劝说州将尚且不听从你，你怎么还能说动皇帝呢？”第五伦说：“没有遇到了解自己的人，这是

建武二十七年，举孝廉，补淮阳国医工长，随王之国。光武召见，甚异之。二十九年，从王朝京师，随官属得会见，帝问以政事，伦因此酬对政道，帝大悦。明日，复特召入，与语至夕。帝戏谓伦曰：“闻卿为吏笏妇公，不过从兄饭，宁有之邪？”伦对曰：“臣三娶妻皆无父。少遭饥乱，实不敢妄过人食。”帝大笑。伦出，有诏以为扶夷长，未到官，追拜会稽太守。虽为二千石，躬自斩刍养马，妻执炊爨。受俸裁留一月粮，余皆贱卖与民之贫羸者。会稽俗多淫祀，好卜筮。民常以牛祭神，百姓财产以之困匮，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，发病且死先为牛鸣，前后郡将莫敢禁。伦到官，移书属县，晓告百姓。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，皆案论之。有妄屠牛者，吏辄行罚。民初颇恐惧，或祝诅妄言，伦案之愈急，后遂断绝，百姓以安。永平五年，坐法征，老小攀车叩马，啼呼相随，日载行数里，不得前。伦乃伪止亭舍，阴乘船去。众知，复追之。及诣廷尉，吏民上书守阙者千余人。是时显宗方案梁松事，亦多为松讼者。帝患之，诏公车诸为梁氏及会稽太守上书者

因为志向不同啊。”

建武二十七年，第五伦被推举为孝廉，任命为淮阳国医工长，跟随淮阳王去封国。光武帝召见他，觉得他与常人不同。二十九年，第五伦跟随淮阳王到京城朝见，属员也一起得到召见。光武帝以朝政大事问他，第五伦趁此机会应答为政的道理，光武帝非常高兴。第二天，再次受到特殊的召见，光武帝跟他交谈到黄昏。光武帝开玩笑地对第五伦说：“听说你当郡吏时曾殴打自己的岳父，从堂兄的门前经过也不进去吃顿饭，难道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？”第五伦回答说：“我曾三次娶妻，妻子都没有了父亲。我年轻时虽然遭受过饥饿和祸乱，却不敢随便去别人家吃饭。”光武帝听后大笑。第五伦出宫后，光武帝便下诏书令他担任扶夷长，还没有到任，又追任为会稽郡太守。他虽是二千石级的官员，却亲自铡草喂马，妻子烧火做饭。所得的俸禄只留下一个月的口粮，多余的都以低价卖给贫困瘦弱的百姓。会稽郡有很多不合礼制的祭祀，喜欢占卜。老百姓常用牛来祭神，因此他们都贫穷。据说那些自己吃掉牛肉而不用它献祭的人，就会得病，快死时先发出像牛叫一样的声音，先后到这里任职的官员都不敢禁止这种陋俗。第五伦一到任，就发文书给所属各县，明白地晓告百姓：对那些装神弄鬼来诈骗、恐吓、愚弄百姓的巫祝，都给予治罪；有随便屠杀耕牛的，就进行处罚。百姓起初非常恐惧，有的人诅咒乱说，第五伦追查得更急了，于是这种现象就断绝了，老百姓从此得到了安宁。永平五年，第五伦因犯法而被召回朝廷。离郡时，老百姓拦着他的车，在马前叩头，哭喊着跟在他的车后，使车子一天只走几里路，不能前行。第五伦只好假装在亭舍歇息，暗地里乘船离开。众人知道后，又去追赶。第五伦入廷尉狱后，郡吏和百姓一千多人进呈奏本守在朝廷外。这时显宗正在处理梁松的案件，也有很多替梁松争辩是非的。显宗对此感到忧虑，就颁诏书给公车官署，凡是替梁松和会稽

勿复受。会帝幸廷尉录囚徒，得免归田里。身自耕种，不交通人物。

数岁，拜为宕渠令，显拔乡佐玄贺，贺后为九江、沛二郡守，以清絜称，所在化行，终于大司农。

伦在职四年，迁蜀郡太守。蜀地肥饶，人吏富实，掾史家货多至千万，皆鲜车怒马，以财货自达。伦悉简其丰赡者遣还之，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，于是争赇抑绝，文职修理。所举吏多至九卿、二千石，时以为知人。

视事七岁，肃宗初立，擢自远郡，代牟融为司空。帝以明德太后故，尊崇舅氏马廖，兄弟并居职任。廖等倾身交结，冠盖之士争趋趣之。伦以后族过盛，欲令朝廷抑损其权，上疏曰：“臣闻忠不隐讳，直不避害。不胜愚狷，昧死自表。《书》曰：‘臣无作威作福，其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。’《传》曰：‘大夫无境外之交，束修之馈。’近代光烈皇后，虽友爱天至，而卒使阴就归国，徙废阴兴宾客；其后梁、窦之家，互有非法，明帝即位，竟多诛之。自是洛中无复权戚，书记请托一皆断绝。又譬诸外戚曰：‘苦身待士，不如为国，戴盆望天，事不两施。’臣常刻著五臧，书诸绅

太守进呈奏本的不再受理。碰上显宗亲自到廷尉狱讯问囚徒，第五伦得以免罪返回故里。他亲自耕种，不和有名望的人来往。

几年后，第五伦被任命为宕渠县令，表扬和提拔乡佐玄贺，玄贺后来担任九江、沛两郡的郡守，以清白廉洁著称，所在郡的风俗都得到改变，最后当了大司农。

第五伦任宕渠令四年，升为蜀郡太守。蜀郡肥沃富足，老百姓和官吏也都富饶，掾史家里的钱财多达千万，都有漂亮的车辆，肥壮的马匹，他们凭着钱财使自己显贵。第五伦将掾史中那些财产富足的官吏全部遣送回家，又选派那些孤独贫苦而有志向品行的人担任各部门的官职，于是竞相贿赂的现象绝迹了，文官的职责得到了整顿。第五伦所推荐的官吏多数为九卿、二千石。当时大家都认为他是能识别贤愚的人。

第五伦任蜀郡太守七年，肃宗刚刚即位，便将他从远方调进京城并加以提拔，代替牟融当了司空。肃宗因明德太后的缘故，尊敬推崇舅舅马廖，马廖兄弟都担任重要职务。马廖等人竭尽自己的能力进行交际，致使官吏们争先恐后地去依附。第五伦鉴于太后家族的势力过大，想使朝廷控制和减少他们的权力，便上奏章说：“臣听说忠贞的人不隐瞒真情，刚直的人不逃避祸害。臣非常愚昧急躁，冒着死罪来表白我的想法。《尚书》说：‘当臣子的不可专主刑罚和专主爵赏，如果这样，它就会危害自己的家族，不利于自己的封国。’《穀梁传》也说：‘士大夫不应与疆界以外的人交往，不应有礼物的相互赠送。’近代光烈皇后，虽然对兄弟友爱真诚，而终于使阴就返回所封藩国，迁徙废弃阴兴的门客；后来梁、窦两家，互相违法，明帝即位，多被诛杀。从此，洛阳城里不再有权贵皇亲国戚，用书信互相请托的事断绝了。明帝又告诉外戚们说：‘自己劳苦地去对待士子，倒不如尽心去为国家；戴着盆子看天，行动与目的两相违背。’臣常将明帝这些话铭刻在心中，

带。而今之议者，复以马氏为言。窃闻卫尉廖以布三千匹，城门校尉防以钱三百万，私贍三辅衣冠，知与不知，莫不毕给。又闻腊日亦遗其在洛中者钱各五千，越骑校尉光，腊用羊三百头，米四百斛，肉五千斤。臣愚以为不应经义，惶恐不敢不以闻。陛下情欲厚之，亦宜所以安之。臣今言此，诚欲上忠陛下，下全后家，裁蒙省察。”及马防为车骑将军，当出征西羌，伦又上疏曰：“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，不当职事以任之。何者？绳以法则伤恩，私以亲则违宪。伏闻马防今当西征，臣以太后恩仁，陛下至孝，恐卒有纤介，难为意爱。闻防请杜笃为从事中郎，多赐财帛。笃为乡里所废，客居美阳，女弟为马氏妻，恃此交通，在所县令苦其不法，收系论之。今来防所，议者咸致疑怪，况乃以为从事，将恐议及朝廷。今宜为选贤能以辅助之，不可复令防自请人，有损事望。苟有所怀，敢不自闻。”并不见省用。

伦虽峭直，然常疾俗吏苛刻。及为三公，值帝长者，屡有善政，乃上疏褒称盛美，因以劝成风德，曰：“陛下即位，躬天然之德，体晏晏之姿，以宽弘临下，出入四年，前岁诛刺史、二千石贪残者六人。斯皆明圣所鉴，非群下所及。然诏书每下宽和而政急不解，务存节

书写在玉带上。但现在这些谋议的人，又认为马廖等人的所作所为不对。臣听说卫尉马廖用布三千匹，城门校尉马防用钱三百万，私下供给三辅地区的士大夫，不管熟悉不熟悉，没有一个不给的。又听说，腊日也赠送在洛阳城里的士大夫每人钱五千，越骑校尉马光腊日用羊三百头、米四百斛、肉五千斤。臣认为这些事不符合经书的义理，故内心恐惧，不敢不奏。陛下如果想厚待外戚，也应该有个使他们平安的办法。臣现在讲这些，是真心想上忠于陛下，下保全太后一家，仅供您审察核实。”等到马防当了车骑将军，准备征讨西羌，第五伦又上奏疏说：“臣认为，位尊的亲戚可以封侯使他富贵，不应让他担任重要的职务。为什么呢？用法度去衡量他们就会伤了恩情，用亲族感情去偏爱他们就会违反国法。听说，马防现在准备征讨西羌，臣认为太后德惠仁慈，陛下侍奉母亲极为孝顺，恐怕马防最后有细微的过失，你们就很难实现爱的愿望。又听说，马防邀请杜笃担任从事中郎，给予他很多财物。杜笃被自己的同乡人抛弃，寄居在美阳县，妹妹嫁给马防为妻，他就倚仗这种关系互相交往，他所在县的县令苦于他不遵守法令，要将他逮捕法办。现在杜笃来到了马防的幕下，议者都表示怀疑和惊奇，何况又请他当从事，将来恐怕会议论到朝廷。现在应该选派有品德有才能的人辅佐马防，不可再让马防自己去请人任职，不然就会有损于事业的声誉。臣内心有此想法，不敢不奏。”但是，这些奏折都不被省察和采纳。

第五伦虽然严峻刚直，却非常厌恶官吏的刻薄。他担任三公时，碰上皇帝是位忠厚的人，屡次有好的政务大计，他就上疏赞美颂扬，想趁此形成良风美德。说：“陛下登基，体现出天赋的品德，包容着温和柔顺的资质，用宽容阔大的胸怀治理天下，临朝四年，前年惩办贪残暴的刺史、二千石六人。这都是英明的帝王审察识别的，而不是群臣下僚所能做到的。但是，每次下达诏书宽容

俭而奢侈不止者，咎在俗敝，群下不称故也。光武承王莽之余，颇以严猛为政，后代因之，遂成风化。郡国所举，类多辨职俗吏，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。陈留令刘豫，冠军令驷协，并以刻薄之姿，临人宰邑，专念掠杀，务为严苦，吏民愁怨，莫不疾之，而今之议者反以为能，违天心，失经义，诚不可不慎也。非徒应坐豫、协，亦当宜谴举者。务进仁贤以任时政，不过数人，则风俗自化矣。臣尝读书记，知秦以酷急亡国，又目见王莽亦以苛法自灭，故勤勤恳恳，实在于此。又闻诸王主贵戚，骄奢逾制，京师尚然，何以示远？故曰：‘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’以身教者从，以言教者讼。夫阴阳和岁乃丰，君臣同心化乃成也。其刺史、太守以下，拜除京师及道出洛阳者，宜皆召见，可因博问四方，兼以观察其人。诸上书言事有不合者，可但报归田里，不宜过加喜怒，以明在宽。臣愚不足采。”及诸马得罪归国，而窦氏始贵，伦复上疏曰：“臣得以空虚之质，当辅弼之任。素性驽怯，位尊爵重，拘迫大义，思自策厉，虽遭百死，不敢择地，又况亲遇危言之世哉！今承百王之敝，人尚文巧，咸趋邪路，

和缓，可政务苛急不能懈怠，陛下致力于节俭，可奢侈的现象不能禁止，这个过错在于风俗的败坏，群臣下僚不称职。光武帝接续王莽的余绪，用严厉的手段治理政事，后世继承它，于是就形成了风气。郡国所推举的，大都是只知治理职事的平庸官吏，而没有选择胸怀博大的人来满足朝廷的需要。陈留县令刘豫和冠军县令驷协，都以苛刻的态度统治人民和主宰城邑，一心想掠夺和杀戮，极尽严厉，使人痛苦，官吏和百姓忧愁埋怨，没有人不恨他们。但是，现在这些议者反而认为他们有能力，这是违背了天的心意，脱离了经书的义理，实在不可不谨慎对待。不仅应该治刘豫、驷协的罪，还应当责备推举他们的人。要努力引荐仁爱贤能的人来担任朝政的治理，只需要几个人，风俗就自然变化了。臣阅读典籍，知道秦王朝因为施行残暴苛急的政令而使国家覆亡，又亲眼见到王莽也因为推行苛政而自取灭亡，所以臣诚挚地上言，这实在是有所鉴于此。又听说诸王、公主和贵戚，骄纵奢侈超过了制度，京城尚且如此，那拿什么去向边远地方示范呢？所以说：‘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，即使颁布政令，别人也不会听从。’用自己的行动去教诲，别人就会服从；用自己的语言去教诲，别人就会争辩。阴阳二气相调和，年景就丰饶；君臣同心，教化就能成功。那些刺史、太守以下在京城为官以及出洛阳为官的，都应当召见他们，可以趁此广泛地询问四方的事，附带察考这些人。所有上奏议论政事而有不当的，可以让他们返回故里，不过分谴责，以表明朝廷胸襟的宽大。臣愚昧之言，不足以采纳。”在马氏家族的人获罪返回封国后，窦氏刚刚尊贵，第五伦又上奏说：“臣荣幸地能凭借空虚的资质，充当佐助的重任。本性迟钝，却官位尊显，俸禄优厚，受到正道的约束，心想应该勉励自己，即使死一百次，也不敢挑选死的地方，更何况自己碰上这奖励高言、高行的圣世呢！现在朝廷秉承了历代帝王的弊端，人们喜欢文过饰非，走不正

莫能守正。伏见虎贲中郎将窦宪，椒房之亲，典司禁兵，出入省闕，年盛志美，卑谦乐善，此诚其好士交结之方。然诸出入贵戚者，类多瑕衅禁锢之人，尤少守约安贫之节，士大夫无志之徒更相贩卖，云集其门。众煦飘山，聚蚊成雷，盖骄佚所从生也。三辅论议者，至云以贵戚废锢，当复以贵戚浣濯之，犹解醒当以酒也。谄险趋势之徒，诚不可亲近。臣愚愿陛下中宫严敕宪等闭门自守，无妄交通士大夫，防其未萌，虑于无形，令宪永保福祿，君臣交欢，无纤介之隙。此臣之至所愿也。”

伦奉公尽节，言事无所依违。诸子或时谏止，辄叱遣之，吏人奏记及便宜者，亦并封上，其无私若此。性质慈，少文采，在位以贞白称，时人方之前朝贡禹。然少蕴藉，不修威仪，亦以此见轻。或问伦曰：“公有私乎？”对曰：“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，吾虽不受，每三公有所选举，心不能忘，而亦终不用也。吾兄子常病，一夜十往，退而安寝；吾子有疾，虽不省视而竟夕不眠。若是者，岂可谓无私乎？”连以老病上疏乞身。元和三年，赐策罢，以二千石奉终其身，加赐钱五十万，公宅一区。后数年卒，时年八十，诏赐秘器、衣衾、钱布。

当的道路，没人坚守正道。现在担任虎贲中郎将的窦宪，是皇后的亲戚，掌管宫廷禁兵，进出宫中，时值壮年，志向美好，谦逊谦虚，乐于亲善，他是爱士并与之交往的人，然而其他出入宫廷的显贵亲戚，大都是犯有过失而永不叙录的人，尤其缺少保持俭约安守贫困的节操，与士大夫中没有志向的人互相吹捧，聚集在他们的家中。他们呼出的气可以使山飘起来，他们的叫喊声像打雷一样，这就是骄横放纵和贪图安乐所产生的土壤。三辅地区议论的人竟认为，贵戚被废弃禁锢的人，应当再靠贵戚去拯救他们，这就好比解醒应当用酒一样。那些邪僻奸险、趋炎附势之人，实在不能亲近。臣希望陛下和皇后严格地诏令窦宪等人关起门来约束自己，不要私自与士大夫们交往，在问题还没有发生前防范他们，在问题还没有出现时去思考它，使窦宪永远保持福祿之位，君臣全都欢心，彼此和睦。这是臣最大的愿望。”

第五伦秉公办事，竭力保全节操，议论政事时，从不迟疑不决。儿子们有时劝阻他，都遭到他的训斥，叫他们离去，官吏上陈的事以及自己可斟酌处理不必请示的事情，他也一起密封呈上，他就像这样没有私心。他品性质朴诚实，不擅长文辞，因为官正直清廉而受到老百姓的颂扬，当时的人们将他比做西汉的贡禹。但是，他缺少含蓄宽容，不注重庄严的仪容，也因此被人轻视。有人问第五伦说：“您有私心吗？”第五伦回答说：“过去有人送给我日行千里的良马，我虽然没有接受，但每当三公举用贤能的时候，心里总不能忘记他，但他也始终没有被任用。我哥哥的儿子经常生病，我一个晚上要去探视十次，回来就安心就寝；我的儿子有病，虽然没去看他，却整夜睡不着觉。像这样，能说我没有私心吗？”第五伦因年老多病多次请求退职。元和三年，朝廷下策书，同意他退职，以二千石的俸禄作为终身待遇，另外赐给他钱五十万，公宅一区。几年后，第五伦去世，享年八十多岁，下诏给予棺材、衣被和钱布。

少子颀嗣，历桂阳、庐江、南阳太守，所在见称。顺帝之为太子废也，颀为太中大夫，与太仆来历等共守阙固争。帝即位，擢为将作大匠，卒官。伦曾孙种。

论曰：第五伦峭核为方，非夫恺悌之士，省其奏议，惇惇归诸宽厚，将惩罚切之敝使其然乎？昔人以弦韦为佩，盖犹此矣。然而君子侈不僭上，俭不逼下，岂尊临千里而与牧圉等庸乎？诎非矫激，则未可以中和言也。

种字兴先，少厉志义，为吏，冠名州郡。永寿中，以司徒掾清诏使冀州，廉察灾害，举奏刺史、二千石以下，所刑免甚众，弃官奔走者数十人。还，以奉使称职，拜高密侯相。是时徐兖二州盗贼群辈，高密在二州之郊，种乃大储粮糈，勤厉吏士，贼闻皆惮之，桴鼓不鸣，流民归者，岁中至数千家。以能换为卫相。

迁兖州刺史。中常侍单超兄子匡为济阴太守，负势贪放，种欲收举，未知所使。会闻从事卫羽素抗厉，乃召羽具告之。谓曰：“闻公不畏强御，今欲相委以重事，若何？”对曰：“愿庶几于一割。”羽出，遂驰至定陶，闭门收匡宾客亲吏四十余人，六七日中，纠发其臧五六千万。种即奏匡，并以劾超。

第五伦的幼子第五颀成为继承人，他历任桂阳、庐江、南阳三郡太守，他的政绩被人赞扬。顺帝当太子时曾被废为济阴王，第五颀担任太中大夫，跟太仆来历等人一起守卫王宫，坚持进谏。顺帝执政后，提拔他任将作大匠，后来病死在任所。第五伦的曾孙叫第五种。

评论说：第五伦以严峻苛刻为做人之道，他不是温和平易近人的人，但是，察看他所进呈的奏议，还是宽容忠厚，难道是他打算惩戒自己繁琐急躁的毛病而这样做的吗？古人以皮绳或琴弦装饰在衣带来随时警戒自己，第五伦大概就是这样吧。然而有才德的人，虽然放纵却不越分去冒犯君主，虽然节俭却不去侵逼下人，难道第五伦尊贵得可以治理千里，却与饲养牛马的人同样平凡吗？如果不是由于矫情，就不可用中庸之道去评论他。

第五种字兴先，年轻时立志行善，做官时，名声冠于州郡。永寿年间，他以司徒掾清诏使的官职出使冀州，察看灾情，上疏列举了刺史及二千石以下官员的行迹，因此而受到处罚或免职的人很多，畏罪弃官而逃的有几十人。第五种回到朝廷，因为奉命办事称职被任命为高密国相。这时，徐、兖二州盗贼群起，高密在二州的附近，第五种就大量储存粮食，尽力激励吏人，盗贼听说后都很畏惧他，高密一带战鼓不响，返回的流民，不到一年就有几千户。他因有才能而改任卫国相。

第五种升任兖州刺史。中常侍单超哥哥的儿子单匡担任济阴郡太守，仗恃权势，贪婪恣纵，第五种想拘捕和检举他，但一时不知该派谁去干。碰巧听到从事卫羽平素为人振作严厉，就召见卫羽，将情况全部告诉他。对他说：“听说您不畏强暴逞势，现在想将一件重要的事托付给您，怎么样？”卫羽回答说：“希望像铅刀那样发挥一次将东西割断的作用。”卫羽出去后，就急忙赶到定陶县，关起门来拘捕了单匡的门客亲信四十多人，六七天的功夫，搜查出单匡家的赃款五六千万。

匡窘迫，遣刺客刺羽，羽觉其奸，乃收系客，具得情状。州内震栗，朝廷嗟叹之。

是时太山贼叔孙无忌等暴横一境，州郡不能讨。羽说种曰：“中国安宁，忘战日久，而太山险阻，寇猾不制。今虽有精兵，难以赴敌，羽请往譬降之。”种敬诺。羽乃往，备说祸福，无忌即帅其党与三千余人降。单超积怀忿恨，遂以事陷种，竟坐徙朔方。超外孙董援为朔方太守，稽怒以待之。初，种为卫相，以门下掾孙斌贤，善遇之。及当徙斥，斌具闻超谋，乃谓其友人同县间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：“盖盗憎其主，从来旧矣。第五使君当投裔土，而单超外属为彼郡守。夫危者易仆，可为寒心。吾今方迫使君，庶免其难。若奉使君以还，将以付子。”二人曰：“子其行矣，是吾心也。”于是斌将侠客晨夜追种，及之于太原，遮险格杀送吏，因下马与种，斌自步从。一日一夜行四百余里，遂得脱归。

种匿于间、甄氏数年，徐州从事臧旻上书讼之曰：“臣闻士有忍死之辱，必有就事之计，故季布屈节于朱家，管仲错行于召忽。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，非爱身于须臾，贪命于苟活，隐其智力，顾其

第五种马上呈奏单匡的罪状，并因此而告发单超。单匡困迫危急，就派遣刺客去刺杀卫羽，卫羽发觉了他的奸谋，就拘禁了刺客，全部掌握了他们的情况。济阴郡内的官吏恐惧颤抖，朝廷为之赞叹。

当时太山郡盗贼叔孙无忌等人凶暴横行于整个州郡内，州郡的官吏都无法征讨。卫羽劝第五种说：“中原地区安宁太平，久已忘记作战，而太山郡的地势艰难险阻，盗贼狡诈，不能控制。现在即使有精兵，也很难赴敌作战，我请求前去晓谕，叫他们投降。”第五种应允。卫羽于是去了太山郡，向盗贼具体说明祸与福的利害关系，叔孙无忌马上率领党羽三千多人投降。单超积蓄着愤怒怨恨，就借此事陷害第五种，第五种终于获罪，被贬到朔方郡。单超的外孙董援为朔方郡太守，愤怒地等待第五种。当初，第五种做卫相时，因为门下掾孙斌德才兼备，因而友好地对待他。在第五种被贬谪时，孙斌已全部知道单超的阴谋，就对他的朋友同县的间子直以及高密县的甄子然说：“当盗贼的恨主人，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了。第五种刺史将被贬谪到荒远边地，而单超的外系亲属正是那个郡的郡守。高的东西容易倾倒，这是令人痛心的事。我现在打算跟随第五种刺史，或许可使他免受祸难。如果我能把他救回来，打算将他托付给你们。”间子直和甄子然说：“你去吧，这也是我们的心意。”于是孙斌带着侠客日夜追赶第五种，到太原郡境内，赶上了第五种，孙斌就隐蔽在险要的地方，杀死了押送的官吏，于是把马让给第五种，孙斌自己步行随从。一日一夜走了四百多里，终于得以脱险返回。

第五种隐藏在间子直、甄子然家中几年，徐州从事臧旻上疏为第五种争辩说：“臣听说，士子忍辱不死，一定有事要做，所以季布屈身在朱家，管仲对召忽有不忠的行为，这两个臣子应死却不死，并不是爱惜身躯，苟且贪生，而是为了藏起自己的智力，眷念自己的谋略，希望有幸碰上机遇

权略，庶幸逢时有所为耳。卒遭高帝之成业，齐桓之兴伯，遗其亡逃之行，赦其射钩之仇，拔于囚虏之中，信其佐国之谋，勋效传于百世，君臣载于篇籍。假令二主纪过于纤介，则此二臣同死于犬马，沉名于沟壑，当何由得申其补过之功，建其奇奥之术乎？伏见故兖州刺史第五种，杰然自建，在乡曲无苞苴之嫌，步朝堂无择言之阙，天性疾恶，公方不曲，故论者说清高以种为上，序直士以种为首。《春秋》之义，选人所长，弃其所短，录其小善，除其大过。种所坐以盗贼公负，筋力未就，罪至征徙，非有大恶。昔虞舜事亲，大杖则走。故种逃亡，苟全性命，冀有朱家之路，以显季布之会。愿陛下无遗须臾之恩，令种有持忠入地之恨。”会赦出，卒于家。

钟离意字子阿，会稽山阴人也。少为郡督邮。时部县亭长有受人酒礼者，府下记案考之。意封还记，入言于太守曰：“《春秋》先内后外，《诗》云‘刑于寡妻，以御于家邦’，明政化之本，由近及远。今宜先清府内，且阔略远县细微之愆。”太守甚贤之，遂任以县事。建武十四年，会稽大疫，死者万数，意独身自隐亲，经给医药，所部多蒙全济。

举孝廉，再迁，辟大司徒侯霸

而有所作为。他们终于遇上高帝成就了基业，辅佐齐桓公做起了霸主；高帝忘掉季布逃走的行为，齐桓公赦免了管仲射钩的仇怨，将他从囚徒之中提拔出来，使他得以施展辅佐国家的才略，建立起流传百世的功勋，君臣的业绩因而被记载在典籍之中。如果高帝和齐桓公两位君主计较细微的过失，那么这两位臣子的死就如狗、马一样，他们的名字就会埋没在沟壑之中，怎么能取得改正过失的功绩，实行特异高深的谋略呢？臣见原兖州刺史第五种，为人正直，在乡下没有受贿的嫌疑，在朝廷没有择言不妥的缺点，他天性憎恨邪恶，公正而不邪佞，所以论者认为，讲清白高尚，以第五种为先；排列耿直的士人，以第五种为首。《春秋》的义理是，选择人的所长，抛弃他的所短，采纳他的微小善行，除掉他的大过。第五种之所以获罪，是因为盗贼公然倚仗势力而他的力量又不足以讨平盗贼，罪至应谪戍的地步，但他并没有大的罪恶。从前，虞舜侍奉双亲，用大杖打他，他就逃走。所以第五种的逃亡，是为了保全性命，希求有朱家的门路，以显扬季布的机遇。希望陛下不要遗漏片刻的德惠，使第五种有怀抱着忠心而进入地下的怨恨。”第五种碰上赦免，离开间子直、甄子然，死在自己的家里。

钟离意字子阿，是会稽郡山阴县人。年轻时任本郡督邮。当时郡所属部、县、亭长中有人接受别人送的酒礼，府里下文审问考察。钟离意将文书密封退了回去，到郡府中对太守说：“《春秋》有先内后外的记载，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》篇说：‘周文王仪法施于闺门，妻子要带头守法，然后才能治理家国。’显示政事与教化的根本，应由近到远。现在应该首先清除郡府内部，可以宽恕边远属县细小的过错。”太守认为他很有德才，就让他管理有关县里的一些事。建武十四年，会稽郡发生大瘟疫，死了一万来人，钟离意亲自进行慰问，救济医药，所管辖区域的人很多都得到救济。

钟离意被推举为孝廉，再次升官，被召入大

府。诏部送徒诣河内，时冬寒，徒病不能行。路过弘农，意辄移属县使作徒衣，县不得已与之，而上书言状，意亦具以闻。光武得奏，以视霸，曰：“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？诚良吏也！”意遂于道解徒桎梏，恣所欲过，与克期俱至，无或违者。还，以病免。

后除瑕丘令。吏有檀建者，盗窃县内，意屏人问状，建叩头服罪，不忍加刑，遣令长休。建父闻之，为建设酒，谓曰：“吾闻无道之君以刃残人，有道之君以义行诛。子罪，命也。”遂令建进药而死。二十五年，迁堂邑令。县人防广为父报仇，系狱，其母病死，广哭泣不食。意怜伤之，乃听广归家，使得殓斂。丞掾皆争，意曰：“罪自我归，义不累下。”遂遣之。广敛母讫，果还入狱。意密以状闻，广竟得以减死论。

显宗即位，征为尚书。时交阯太守张恢，坐臧千金，征还伏法，以资物簿入大司农，诏班赐群臣。意得珠玕，悉以委地而不拜赐。帝怪而问其故。对曰：“臣闻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，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间，恶其名也。此臧秽之宝，诚不敢拜。”帝嗟叹曰：“清乎尚书之言！”乃更以库钱三十万赐意。转为尚书仆射。车驾数幸广成苑，意

司徒侯霸府。诏令衙署押送服劳役的人前去河内郡，时值冬寒天气，徒役患病不能行走。路过弘农郡时，钟离意总是发公文给所属县，叫他们给徒役缝制御寒的衣服，属县不得已将衣服送上，同时上疏陈述征衣的具体情况，钟离意也将具体情况上报朝廷。光武帝收到钟离意的奏疏，将它拿给侯霸阅看，说：“你所派遣的官吏为什么这样仁爱呢？真是好官啊！”钟离意在路上解开徒役的刑具，听任他们走所想要经过的地方，后来，他们都按照限定的日期全部到达，没有违反规定的。钟离意回到侯霸府后，因病而免职。

钟离意后来被任为瑕丘县令。有个叫檀建的吏人，偷了县衙里的财物，钟离意遣开众人，讯问案情，檀建叩头认罪，钟离意不忍心施加刑罚，责令他辞官。檀建的父亲听说这件事，就替檀建安排了酒食，对他说：“我听说无道的君主用刀杀人，有道的君主通过仁义来实行惩罚。你犯了罪，这是命中注定的。”便叫檀建服药自尽。建武二十五年，钟离意改任堂邑县令。县里有个叫防广的因为替父亲报仇，被囚禁在狱中，他的母亲病死，防广痛哭不进饮食。钟离意怜惜他，让他回家，使他安葬母亲。县里的官员们都不同意，钟离意说：“有事由我负责，不牵累你们。”就让防广回家。防广收敛完母亲，果然回到狱中。钟离意暗地里将情况向朝廷禀报，防广竟得以被免去死罪。

显宗即位后，征召钟离意任尚书。当时交阯郡太守张恢，因贪污受贿千金而获罪，被召回京师判处死刑。朝廷将张恢的财物登记交给大司农，诏令按等级将财物分赐给群臣。钟离意得到珠宝后，将它们全部放在地上而不拜受恩赐。显宗感到奇怪，问他缘故。钟离意回答说：“我听说孔子宁可忍渴也不喝名为盗泉的水，曾参见到名为胜母的里门就赶车返回，这都是由于讨厌它们的名称。这些贪赃污秽的珠宝，我实在不敢拜受。”显宗感叹说：“高洁啊，尚书所言！”就另外将国库中的三十万钱赐给钟离意。改任尚书仆射。

以为从禽废政，常当车陈谏般乐游田之事，天子即时还宫。永平三年夏旱，而大起北宫，意谓阙免冠上疏曰：“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，忧念元元，降避正殿，躬自克责，而比日密云，遂无大润，岂政有未得应天心者邪？昔成汤遭旱，以六事自责曰：‘政不节邪？使人疾邪？宫室荣邪？女谒盛邪？苞苴行邪？谗夫昌邪？’窃见北宫大作，人失农时，此所谓宫室荣也。自古非苦宫室小狭，但患人不安宁。宜且罢止，以应天心。臣意以匹夫之才，无有行能，久食重禄，擢备近臣，比受厚赐，喜惧相并，不胜愚戇征营，罪当万死。”帝策诏报曰：“汤引六事，咎在一人。其冠履，勿谢。比上天降旱，密云数会，朕戚然惭惧，思获嘉应，故分布祷请，窥候风云，北祈明堂，南设雩场。今又敕大匠止作诸宫，减省不急，庶消灾谴。”诏因谢公卿百僚，遂应时澍雨焉。

时诏赐降胡子缣，尚书案事，误以十为百。帝见司农上簿，大怒，召郎将答之。意因入叩头曰：“过误之失，常人所容。若以懈慢为愆，则臣位大，罪重，郎位小，罪轻，咎皆在臣，臣当先坐。”乃解衣就格。帝意解，使复冠而贲郎。

显宗多次到广成苑，钟离意认为，这会因纵情观赏禽兽而废弃政事，常挡住车驾劝谏设乐游玩田猎之事，显宗马上回宫。永平三年夏天干旱，而朝廷却大力兴建北宫，钟离意上殿，脱下帽子进呈奏疏说：“臣见陛下因天小旱，就为庶民担忧，走下正殿，克己自责。而现在连日浓云密布，就是不下雨，难道是朝政没有上应天心的缘故吗？过去成汤遭受旱灾，拿六件事责问自己：‘这是处理政事不符合节度吗？是我役使人过分急迫吗？是宫室过多吗？是宫女弄权请托的事太多了吗？是贪贿的风气盛行吗？是进谗言的人多了吗？’臣见到北宫正在大力兴建，人们失去了耕种的时间，这就是所谓宫室多。自古以来并不苦于宫室的狭窄，只担心人们不安宁。应该停修北宫，以符合天帝的心意。臣只有普通人的资质，没有品行和才能，却长久享用优厚的俸禄，被提拔为亲近的臣子，经常受到丰厚的赏赐，高兴与恐惧同时存在，臣是这样的无知刚直和惶恐不安，罪当万死。”显宗下诏书答复说：“成汤引用六件事，将过失归结到自己一人身上。你戴上帽子，穿上鞋子，不需要请罪。近来老天降临旱灾，浓云密会，我忧虑、羞愧和恐惧，希望获得吉祥的征兆，所以多次祈祷求福，观察天气，等候刮风起云，在北边的朝堂进行求告，在南边设立求雨的雩场。现在又诏令大匠停止兴建其他宫室，以减少不急需的支出，或许能够消除祸害与罪过。”又下诏向公卿百官道歉，于是下了应时的喜雨。

当时诏令赐给归降的胡子一些细绢，尚书侍郎依照诏令办事，不小心将十当成了百。明帝见到司农所进呈的文书，大发脾气，召见尚书侍郎，打算抽打他。钟离意因此到宫殿向明帝叩头说：“过错和谬误，为普通人所能宽容。如果将松弛怠慢也当成罪过，那么臣的爵位大，罪重，尚书郎的爵位小，罪轻，罪过都在臣，臣应当首先受到处罚。”于是脱去衣服，趴在刑床上。明帝的怒气消除了，命钟离意重新戴上帽子，并赦免尚书侍郎

帝性褊察，好以耳目隐发为明，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，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。尝以事怒郎药崧，以杖撞之。崧走入床下，帝怒甚，疾言曰：“郎出！郎出！”崧曰：“天子穆穆，诸侯煌煌。未闻人君自起撞郎。”帝赦之。朝廷莫不悚栗，争为严切，以避诛责；唯意独敢谏争，数封还诏书，臣下过失辄救解之。会连有变异，意复上疏曰：“伏惟陛下躬行孝道，修明经术，郊祀天地，畏敬鬼神，忧恤黎元，劳心不息。而天气未和，日月不明，水泉涌溢，寒暑违节者，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职，而以苛刻为俗。吏杀良人，继踵不绝。百官无相亲之心，吏人无雍雍之志。至于骨肉相残，毒害弥深，感逆和气，以致天灾。百姓可以德胜，难以力服。先王要道，民用和睦，故能致天下和平，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。《鹿鸣》之诗必言宴乐者，以人神之心洽，然后天气和也。愿陛下垂圣德，揆万机，诏有司，慎人命，缓刑罚，顺时气，以调阴阳，垂之无极。”帝虽不能用，然知其至诚。亦以此故不得久留，出为鲁相。后德阳殿成，百官大会。帝思意言，谓公卿曰：“钟离尚书若在，此殿不立。”

的过失。

明帝的生性眼界狭窄，好利用自己的亲信去揭发别人的隐私，为自己明察，因此公卿大臣多次被恶毒诬蔑，亲近的臣子和尚书以下的官吏，甚至被用东西投击或用手拉拽。明帝曾经因事对侍郎药崧发脾气，用竹杖去打药崧。药崧赶忙躲到床下，明帝更加气愤，急喊：“侍郎出来！侍郎出来！”药崧说：“天子端庄盛美，诸侯光辉煌煌。没听说过君主亲自杖打侍郎。”于是明帝赦免了他。朝廷大臣没有不恐惧战栗的，争相严格地要求自己，以避免受到惩罚；只有钟离意一个人敢于直言规劝，多次密封退回诏书，大臣们有过错，都常常得到他的援救和解除。那时，经常发生灾情怪事，钟离意又上疏说：“陛下亲自遵行奉养父母的准则，阐明和发扬经学，郊祭天地，畏惧和敬重鬼神，忧虑和抚恤百姓，勤劳而不懈怠地运筹国家大事，但是气候不和顺，日月不明，泉水涌溢，冷热违反季节，这个原因就在于群臣不能进行德化，不能办好应办的事，存在繁琐刻薄的作风。官吏杀死善良的人，连续不断。百官没有彼此相亲的念头，吏人没有和谐的志向。至于骨肉相残，祸患灾害更加重大，背逆和谐之气，以致上天降临灾祸。对待百姓只能用道德去感化，难以用武力去征服。先王治国的重要准则，是使百姓彼此和睦相处，所以能做到天下太平，不发生灾害，没有祸乱。《鹿鸣》诗之所以一定要表达用筵宴使嘉宾快乐的感情，是因为人与神的意念互相协调，然后气候才能调和啊。希望陛下发扬圣明的品德，处理纷繁的政务，下令有关的官署，谨慎地对待人的性命，放宽刑罚，顺应四季的气候，以使阴阳二气调和，留传到没有穷尽。”明帝虽然不能采纳，但知道他非常真诚。钟离意也因这个缘故而不能长久地留在朝廷，调出京师担任鲁国相。后来德阳殿建成，百官聚合。明帝想起钟离意所讲的话，对公卿说：“钟离意尚书如果还在朝廷，这座宫殿就不会建成。”

意视事五年，以爱利为化，人多殷富。以久病卒官。遗言上书陈升平之世，难以急化，宜少宽假。帝感伤其意，下诏嗟叹，赐钱二十万。

药崧者，河内人，天性质朴忠。家贫为郎，常独直台上，无被，枕杜，食糟糠。帝每夜入台，辄见崧，问其故，甚嘉之，自此诏太官赐尚书以下朝夕餐，给帷被皂袍，及侍史二人。崧官至南阳太守。

宋均字叔庠，南阳安众人也。父伯，建武初为五官中郎将。均以父任为郎，时年十五，好经书，每休沐日，辄受业博士，通《诗》、《礼》，善论难。至二十余，调补辰阳长。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，均为立学校，禁绝淫祀，人皆安之。以祖母丧去官，客授颍川。

后为谒者。会武陵蛮反，围武威将军刘尚，诏使均乘传发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。既至而尚已没。会伏波将军马援至，诏因令均监军，与诸将俱进，贼拒厄不得前。及马援卒于师，军士多温湿疾病，死者太半。均虑军遂不反，乃与诸将议曰：“今道远士病，不可以战，欲权承制降之何如？”诸将皆伏地莫敢应。均曰：“夫忠臣出竟，有可以安国家，专之可也。”乃矫制调伏波司马吕种守沅陵长，命种奉诏书入虏营，告以恩信，因勒兵随其后。蛮夷震怖，即共斩其

钟离意担任鲁国相职务五年，以仁爱和谋利来进行教化，百姓大多富足。因久病而死在官位。他留下遗训，述说太平时代难以急于风化，应宽容些。皇上听到他的意见很是伤感，下诏表示叹息，赐钱二十万。

药崧，河内郡人，天性质朴忠诚。家境贫寒，担任侍郎时，经常独自在台值班，没有被褥，用俎几为枕，吃的是粗食。明帝每晚入台，常见到药崧，就询问他不回家的缘故，对他很称赞，从这以后，诏令太官赐给尚书以下早晚的饮食，供给帐幕和黑色的被褥，以及两个侍史。药崧的官职最后做到南阳郡太守。

宋均字叔庠，是南阳郡安众县人。父亲宋伯，建武初期担任五官中郎将。宋均因父亲的职务而担任郎官，当时年仅十五岁。他爱读经书，每逢休沐假日，就跟从博士学习，通晓《诗》、《礼》，擅长辩论诘难。到二十多岁时，调任辰阳县长。当地的习俗是，很少有人求学而相信巫术和鬼神，宋均替他们开办学校，禁绝不合礼制的祭祀，百姓都很安宁。宋均因祖母去世而辞掉官职，寄居在颍川郡教书。

宋均后来担任谒者。碰上武陵少数民族造反，包围了武威将军刘尚，诏令宋均乘驿车派江夏的三千奔命军前去救援。到武陵郡后，刘尚已死去。正好伏波将军马援赶到，朝廷诏令宋均监军，跟将领们一起进军，因贼凭险抵御而不能前进。马援死在军中，而兵士又多半患温湿病，死了一大半。宋均担心军队不能回去，就跟其他将领商量说：“如今路远，兵士又生病，不可与贼交战，想暂且假借秉承皇帝旨意让武陵蛮投降怎么样？”其他将领都趴在地上不敢应声。宋均说：“忠臣离开疆界，如有可以使国家安定的方法，独自决断还是可以的。”就诈称皇帝的诏书，征调伏波司马吕种为沅陵郡守，命令吕种捧着诏书去武陵蛮的营地，昭示朝廷的恩德与信义，他自己统率军队跟随在吕种的后边。蛮夷震动恐惧，立即一

大帅而降，于是入贼营，散其众，遣归本郡，为置长吏而还。均未至，先自劾矫制之罪。光武嘉其功，迎赐以金帛，令过家上冢。其后每有四方异议，数访问焉。

迁上蔡令。时府下记，禁人丧葬不得侈长。均曰：“夫送终逾制，失之轻者。今有不义之民，尚未循化，而遽罚过礼，非政之先。”竟不肯施行。

迁九江太守。郡多虎暴，数为民患，常募设槛阱而犹多伤害。均到，下记属县曰：“夫虎豹在山，鼉鼉在水，各有所托。且江淮之有猛兽，犹北土之有鸡豚也。今为民害，咎在残吏，而劳勤张捕，非忧恤之本也。其务退奸贪，思进忠善，可一去槛阱，除削课制。”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。中元元年，山阳、楚、沛多蝗，其飞至九江界者，辄东西散去，由是名称远近。浚遒县有唐、后二山，民共祠之，众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公姬，岁岁改易，既而不敢嫁娶，前后守令莫敢禁。均乃下书曰：“自今以后，为山娶者皆娶巫家，勿扰良民。”于是遂绝。

永平元年，迁东海相，在郡五年，坐法免官，客授颍川。而东海吏民思均恩化，为之作歌，诣阙乞

起杀掉他们的统帅而投降了。宋均于是进入蛮贼营垒，解散众贼，遣送他们回到自己的郡，又设置长吏，然后才返回。宋均还没有到达京师，先上疏弹劾自己诈称皇帝诏书的罪状。光武帝称誉他的功劳，迎接他入朝，赐给他黄金和丝织品，要他回家上坟。后来，每当各地有不同的意见，光武帝多次向他询问。

宋均后来升任上蔡县令。当时郡府下达文书，禁令百姓举办丧葬的礼仪时不得奢侈浪费。宋均说：“父母丧葬的事超越制度，所犯的过失不大。现在，不讲仁义的百姓，还未能教化过来，却仓促地去惩办那些超越礼仪制度的人，这不是治理政事所首先应做的事。”最终不肯实行。

宋均又任九江郡太守。郡里有很多恶虎，成为百姓的祸害。虽然常常招募人设置捕捉器具和陷阱，但还是有不少人遭到伤害。宋均到任后，下公文到所属的县说：“虎豹在山上，鼉鼉在水里，各自都有所依托。况且江、淮流域有凶猛的野兽，就像北方有鸡和猪一样。现在造成百姓祸害的，罪过在凶恶的吏人，叫百姓辛勤地去设置罗网进行捕捉，这不是忧虑顾惜百姓的根本所在。应致力于屏退奸狡贪婪的人，设法引进忠诚善良的人，可以全部撤除捕捉器具和陷阱，去掉或减少赋税的成法。”后来，传说老虎相邀往东方走，游过了长江。中元元年，山阳、楚、沛三郡多蝗虫，但当它们飞到九江郡的境界时，都向东西方向飞散了。因此，宋均的声望传播到远近地方。浚遒县有唐山和后山，当地百姓立庙祭祀，祝巫们选择百姓中的男孩和女孩作为山公和山婆，并年年改变人选，致使这些人不敢结婚，而先后的太守、县令都不敢禁止这种恶习。宋均发布文告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替唐山、后山山神娶亲的都要娶巫祝家的人，不准打扰善良的百姓。”于是，这种恶俗就断绝了。

永平元年，宋均被提升为东海国相。在郡任职五年，因犯法获罪而被免去官职，寄居在颍川郡教书。东海国的吏人百姓思念宋均的恩惠与教

还者数千人。显宗以其能，七年，征拜尚书令。每有驳议，多合上旨。均尝删剪疑事，帝以为有奸，大怒，收郎缚格之。诸尚书惶恐，皆叩头谢罪。均厉色曰：“盖忠臣执义，无有二心。若畏威失正，均虽死，不易志。”小黄门在傍，入具以闻。帝善其不挠，即令贯郎，迁均司隶校尉。数月，出为河内太守，政化大行。

均尝寝病，百姓耆老为祷请，旦夕问起居，其为民爱若此。以疾上书乞免，诏除子条为太子舍人。均自扶舆诣阙谢恩，帝使中黄门慰问，因留养疾。司徒缺，帝以均才任宰相，召入视其疾，令两驺扶之。均拜谢曰：“天罚有罪，所苦浸笃，不复奉望帷幄！”因流涕而辞。帝甚伤之，召条扶侍均出，赐钱三十万。

均性宽和，不喜文法，常以为吏能弘厚，虽贪污放纵，犹无所害；至于苛察之人，身或廉法，而巧黠刻削，毒加百姓，灾害流亡所由而作。及在尚书，恒欲叩头争之，以时方严切，故遂不敢陈。帝后闻其言而追悲之。建初元年，卒于家。族子意。

意字伯志。父京，以《大夏侯尚书》教授，至辽东太守。意少传父业，显宗时举孝廉，以召对合

化，为他编了一首歌谣，到朝廷请求让他回东海国的多达几千人。显宗因宋均有才能，于永平七年，征召他担任尚书令。每有驳议，他的见解往往符合皇帝的旨意。宋均曾经删删疑难的事，显宗认为其中有诈，大发脾气，拘捕尚书郎，将他捆绑起来，放在刑床上。其他尚书恐惧，都叩头承认罪过。宋均回过头去，面色严厉地说：“忠诚的臣子执行大义，没有二心。如因害怕帝王的尊严而失去正直，我即使死了，也不改变志向。”小黄门在宋均的身旁，入内殿将他的话上报皇帝。皇帝赞赏他不曲从的品格，立即赦免尚书郎，并改任宋均为司隶校尉。过了几个月，宋均离开朝廷，担任河内郡太守，政事与教化都得到普遍推行。

宋均曾卧病不起，百姓中的老人为他祈神求福，早晚询问他的起居情况，他就是这样受到百姓的爱戴。宋均因病上疏乞求退职，诏令其子宋条为太子舍人。宋均亲自扶车到宫殿谢恩，显宗派中黄门去慰问，并留宋均在京都养病。司徒官位空缺，显宗因宋均的才能可胜任宰相职务，召他入内殿以探视病情，要两个主驾车马的骑从搀扶着他。宋均下拜答谢说：“老天惩罚臣这有罪的人，痛苦逐渐加剧，不能再远望宫室的帐幕了！”他流着泪告辞。显宗也十分悲伤，召宋条扶持宋均离宫，赐钱三十万。

宋均本性宽厚仁和，不喜欢文书法令，常常认为，吏人能够度量大、忠厚，即使枉法取财或行为放肆，还是没有什么妨害；至于苛刻繁琐的人，自己或许廉洁守法，但伪诈狡猾刻薄，将祸患施加给百姓，这就是灾害和百姓流亡之所以出现的缘由。他在尚书任上，常想叩头谏，但因当时风气严厉峻切，所以就不敢陈述己见。显宗后来听到他的话，追念悲伤。建初元年，宋均病死在家里。同族兄弟的儿子名意。

宋意字伯志。父亲名宋京，用《大夏侯尚书》教授生徒，官至辽东郡太守。宋意年轻时传授父亲的学业，显宗时被推举为孝廉，召见时的应答